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张卓作品集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98'法兰西之夜

巴黎的街道干净而典雅，夏季的柔风裹着花香一路袭来，可这美景却让我更加沮丧。

我迷路了。

黄昏的暮色缓缓降下，我迷失在一条条纵横的街道之中。“ 对不起，请问你会讲中文吗？我……是的，你不会，谢谢。” 马路拐角处贴着法国球星齐达内射门的招贴画。

我走上前，“ 嗨，我这么远从中国来你们国家看世界杯，你总该给我指条路吧？ ”

画上的他只是微笑，保持着优美的凌空飞射的姿势。

“好吧，谢谢你的微笑。” 我继续朝前走，一只手忽然从身后拉住了我。沿着那条皮肤松弛的手臂，我看见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奶奶，如果倒退五十年，她肯定是个美女。

她急急的拉着我，手里托着一条贝壳银色的玲珑手链。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银手链，你会说中文吗？ ” 我问。她摇头，一脸茫然。

“你不懂？那可不好办了。我是随中国球迷协会来法的，我们的吃住和球票都是协会统一给办理的，money，我没有 money……”我遗憾的耸耸肩，这的确是一条美丽的手链。

她仍死死拉住我，指指我胸前的项链。

“怎么，你想换？你真聪明，这可是纯金的……，不过，好吧，反正我当惯了傻瓜，谁让我喜欢它呢。”

“给你，就算为了中法友谊。” 我摘下项链，接过她的手链。

“嗯，这是什么？ ” 我发现手链中央有 1、2、0、0 四个数字，抬头问她。

“咦，人呢？ ”

空荡荡的街上除了几个踢足球的孩子，竟失去了她的踪影。

“小姐，都像你这么乱跑，我还不忙死了。你又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地名，我们按你说的地形足足找了两个多小时…… ” 我站在巴黎的一个小广场内的电话亭旁，在等了三个小时之后，终于等来了满脸怒气的球迷协会的会长。

“对不起，对不起…… ” 我连忙陪笑。

“咦，这是什么？ ” 翻译看见我手上的新手链，忙替我解围。他也是个球迷，因为懂一点法语，临时被抓来当了翻译。

“这是一个跑得很快的法国老太太跟我换的。” 我摘下手链给他看，“ 你看，上面还有一行数字呢，幸亏它提醒，我才想起咱们旅馆的电话号码，不然，我还在这儿转悠呢。”

“好象不仅是数字。” 他接过手链，“ 还有一行法文，大概是说这只手链已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 ” 他翻过手链的另一面，“ ……还有，这上面说，假如你能在得到手链的当天，找到，……许愿之泉就能实现三个愿望 ”

“真的？……可什么是许愿之泉呢？ ”

“行了，无非是骗人的把戏。快回旅馆吧，天要亮了！” 会长眉头紧皱。

他招招手，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我最后一次回头凝望这个我曾迷路

的广场，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国迷路，也许是惟一的一次了。

等一下，那是什么？怎么刚刚我没注意到，广场右侧台阶旁有一个椭圆形两张八仙桌大小的喷水池。

“假如能在得到手链的当天找到许愿之泉，就能实现三个愿望。”

也许这就是许愿之泉，我手里刚好有三枚硬币，“ 可以等一下吗？我想…… ”

“不能再等了，快上车。” 会长的脸阴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可是，……那么好吧。” 我坐进汽车，手心里的三枚硬币叮当作响。

我摇开车窗，沮丧地望着那池“ 泉水 ”，汽车却朝那里驶去。原来回旅馆的路刚好要经过那个池子，真是天助我也！我扬起手，三枚被许了愿的硬币通过车窗在寂静的夜空中无声地画出三条耀眼的银色弧光，滑入池水，倏然而逝。

广场上的钟当当敲响，午夜了。

“快，射门！啊……进了！” 我在旅馆房间里对着电视机狂喊。

因为球票难买，我们带的钱又少，所以并不是每场比赛都能去现场观看。

“怎么样，我说能赢吧！” 我兴历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四分之一比赛的其中一场结束了，意大利队２：１胜了法国。

同我一起从天津来的球这吴佳狠狠瞪了我一眼，“ 有什么好高兴的，又不是中国队。

而且，也完全是侥兴嘛！” 她是法国队的球迷。

“再说，球也不是皮耶罗进的，他两场没进球了…… ” 她冲我恶毒的笑。

“你……你这人简直不可理喻！皮耶罗没进球是因为被教练雪藏，他要能打满 90 分钟，肯定进球！”

“该死的老马尔蒂尼教练为什么不让皮耶罗上场？ ” 寝室的灯熄了很久，我仍在兴奋和耿耿于怀中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睡眼朦胧地拉上了去蒙比利埃的飞机，第一场半决场，意大利对美国就在蒙比利埃的拉默森体育场进行。还好，我们买到了票。

七月九日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拉默森体育场是属于意大利人的，当终场的哨声吹响，到处都是狂喜的意大利球迷的呐喊声。

意大利队１：０战胜了英格兰。

意大利球迷堵在出口处想要一睹他们球场上的英雄的风采。我想起了许愿之泉许下的心愿，或许我也能见到皮耶罗呢？

我混在他们当中，时间一点一点的滑过去，我看见的只是涂满油彩的意大利球迷，球员们早就从别的门走了。

看来，这条手链的确是骗人的。

我钻出意大利的队伍朝旅馆走去，这回我可认清地形不会把自己弄丢了。

旅馆外的墙壁上竟挂着一副巨大的皮耶罗的肖像画，他斜倾着身体，伸出右手，仿佛要和谁握手的样子。肯定是意大利球迷贴的。

“我在体育场门前等了你这么久，你却跑到这儿来不知要和谁握手，真是可恶。”

我知道我是一幅画，可我曾经看过一个歌迷与猫王的肖像摆出握手的

姿势拍出来的照片也蛮逼真的。

“好吧，就当在旅馆外真的遇到你了。”我伸出手，象征性地去握他的画上的手。

这时大概两、三点钟了，虽然偶尔有焰花划过夜空，但这却仍是一个阴翳的夜晚，浓云遮住了闪烁的星子，昏黄的路灯幽幽暗暗地照过来。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握到的手是肉质的、真实的。

可我没有喝酒呀？

我睁大眼睛。天啊，我看见我的手竟然穿过画深入到了画的背景里面，我握的的确不是空气，那是一只人的手，我甚至能感觉他脉博的跳动。

“怎么回事？这，……这是……”四周猛然一片明亮，我在一种橙红色的强光中旋转。

“啊……”我睁开眼睛，清晨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床好像变软了，可能是侍者换了床塌。

“吴佳，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和皮耶皮握手，可不是和他本要，是和他的画像。……喂，你怎么不说话？”

我爬起来，发现她不在房间里。奇怪，这么早，她能去哪呢？

“咦，这是什么？”我看见床头挂着一件白运动衫、一条短裤，而且这式样，式样……好像是男式的……

不对，我也不是我的房间。高级水床、带浴室的洗水间，这个房间显然比我的房间豪华。而且我住的是双人房间，这里却只有一张床。

莫非，莫非我被劫持了？

我慑手慑脚地走到门前俯身倾听，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我转过头，朝窗子走去。

不能走门，我得从窗子逃跑。

“啊……”我拼命用手捂住嘴，才忍住后半声惊叫。窗子上竟映出一张男人的脸，而且，而且这个人就是皮耶罗。

我奔进洗手间，天啊！镜子里的脸的确不是我而是皮耶罗。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把我劫持了之后，又使我照的每一只镜子里映出的脸都变成皮耶罗了？这不合逻辑呀！

或者是外星劫持？科学狂人？

等等，等等，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冷静下来整理思路：首先我拿出所有积蓄登上赴法国的飞机，然后我们抵达巴黎，住旅馆、看球、吃饭、睡觉……这都是符全下沉程序的呀。如果，……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出轨的地方，那就是我曾经迷过一次路……

迷路！

小广场——手链——许愿之泉！

是的，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想要面对面的见到皮耶罗，我恐惧地盯着镜子里的脸，但我要的绝不是这样的见面。

这是一个安静的早晨，球迷的喧闹在清晨六点的街头暂时消失了——他们也需要睡觉。街上没有什么人，我拼命朝前跑，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哎……哟！对……对不起……”一个人从路口拐过来，被我撞倒在地，“……对了，说对不起你也听不懂。你是法国人。”我伸手扶起她。

“恰恰相反，我刚好懂一点儿。”她站起身，用手揉着被撞红的膝盖。

“你懂中文？”我惊喜地望着她。

“皮耶罗？”她的表情比我还要惊讶。

“这么说，你也觉得我是他了……”“……于是你就变成了他？”她像看一只活恐龙一样盯着我。

“是的。”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酒吧里我给她讲了事情的经过。

“如果你能相信我是被巫师点化的美人鱼，我就相信你。”

“可你认为皮耶罗有必要有熟练的中文和你开这样的玩笑吗？”

“这到不大可能。”

“求你，相信我。好吗？”

她用手托着腮，怔怔地盯着我，忽然笑了，说，“好吧，我相信你。我想皮耶罗一定不会在我面前流泪的。”

“……我哭了吗？”我想这看起来一定很滑稽，一个大男人流着泪说自己是别人。

“那么，你怎么跑出来的？”她喝了一口杯子里的可乐问。

“从窗子，二楼并不高。经过球场时差点被他们看到。”

“球场？”

“是的，……我记得，一些人在外面踢球，那好像是个正规的球场，……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你知道，当时我很慌乱，而且在逃跑。”

“那可能是新建的训练基地，里面各种设施齐备，包括训练场地、餐厅、住宿房间……报上说，意大利队在那儿进行全封闭式训练以迎接对巴西队的决赛。”

“你是说我做为皮耶罗从封闭训练中跑了出来。”

“表面上分析好像是这么回事。”

“不行，不能这样。我得回巴黎找到那池泉水，重新许愿。……你，你能帮我买张去巴黎的机票吗？”

“可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她脸上露出顽皮的笑。这时我才注意到这是个美丽的法国女孩。她有一双淡蓝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发。

“对不起我忘了。可你知道，我并不是总能遇到会讲中文的法国人。”

“也不全是法国人，我妈妈是中国人，我有一半华裔血统。我叫露丝，你好。”她伸出手。

“你好，我叫张宁。”我也伸出手，“噢，我是说我原来叫张宁。”

“看来你说的好像是真的。”她想了想又说，“我认为你不该回巴黎。你想想如果你是你，那么皮耶罗又在哪儿呢？”

“是呀，他在哪儿呢？”

“说不定，……你看过电影《重返十八岁》吗？说不定你们两人交换了。”

“你是说他在我身体里？”我想了想站起身，“有道理，不管怎么说我得先找回我自己。”

“你去哪儿？”她问。

“回我们住的旅馆。如果我在他的房间里，那么他肯定也还在我住的旅馆里，当然我是说如果他真在我身体里。”

“你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走在大街上？”

是的，我忘了我有一张几乎所有人都认识的脸。

“这样吧，你跟我回家，我帮你化一妆，我开车送你去。”

我带着露丝母亲的假发和一副宽边墨镜走进旅馆大门。

“看，那是吴佳，我们同屋。”我指着正在大厅打电话的吴佳告诉露丝，“刚好她不在，咱们快走。”

我们溜进走廊，轻轻敲门，门竟自己开了。吴佳总是忘了锁门。房间里没有人，空荡荡的。

黄昏的暗影像往常一样围拢过来，我们在旅馆外等了一整天。

“看来‘他’不在这里。”

“也许、也许明天‘他’就回来了。”露丝说，“要不咱们先回家吧。”

“回家？”

“对，回我的家——反正你也没地方去。我父母去渡假了，两周后才回来。”

“什么？世界杯期间，……他们去渡假？”

“是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对那个圆溜溜的猪皮如此着迷。”

微风轻拂浅绿色的纱窗，我坐在窗前。几丝白云远远地飘在天的尽头，一只鸟闯进视线，又逐渐飞远……

“你别这么忧郁好不好？要知道你现在的脸可是皮耶罗的，你自己也知道他很迷人，我可不想爱上——你。”露丝从门外走进来。

我笑笑，“有消息吗？”

她垂下眼帘，“……他始终没回去。不过我已经买通了旅馆的侍者，一看到他，侍者就会给咱们打电话。”

“你知道吗？已经四天了，世界杯决赛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四十分。……他应该上场，而且应该进球。世界杯四年才一次，我没权利夺走他参加比赛的机会。”“别这么说，我都不敢告诉你报上的消息了。”

“那上面说什么？”

“说、说皮耶罗失踪了，警方在全力寻找。意大利队将照常搭三点钟的飞机赴巴黎参加与巴西的决赛。”

“三点？”我看表，“可现在已经两点了！”

“你别急，是不是我们的思路错了。你想‘他’没住过那个旅馆，又不认识你们那些中国球迷，他为什么要回那里呢？”

“是的，就像我。……‘他’肯定回了……”

“意大利训练基地！”我们同时脱口而出。

偌大的球场空无一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意大利队已经走了——去机场了。而且，并没有一个说意大利语的中国女孩说自己是皮耶罗。

“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总是把事情搞糟。”走出训练基地我沮丧地坐在马路边沿，“……我卖了整套的音响，辞了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才来法国的。老板不肯给这么长的休假，我就辞职了。他们、他们都说我是不切实际的傻瓜，……如果我不来，也许事情会好得多。”

露丝挨着我坐下，“我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法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乡。你看，你为了你的愿望来到法国，至少这是一种热情。可我连去中国的愿望都没有，我呆在这儿，是因为我一直呆在这儿。所以，能够有热情是非常好的。”

我抬着头，她淡蓝色色的眼睛迷蒙地望着我，我拍拍她的肩，“也许……一切都会好的。佛家讲万事随缘，……这可能就是缘份。”

“是的我想也是。”她笑了，忽然又想起什么问我，“你原来长得什么样，我很少碰到纯粹的中国女孩。”

“也没什么，就跟日本、韩国人差不多。”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自己，“对了，你看见那边那个女孩的连衣裙吗？月白的那个，和我来法国时穿的那件差不多。”我指着远处隐在一棵榕树下的一个女孩的背影说。

“嗯，看不清楚，太远了。”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扭过头又问，“一直忘了问你，你许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在世界杯中踢进一个球。”

“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它才只是一个愿望嘛。”

“那么第三个愿望呢？”

“……”我话还没出口，她猛地抓住我的手，瞪大眼睛。“你，你那到晚上穿什么衣服？”

“哪天？”

“就是你变成他的那个晚上。”

“……白连衣裙！”在那棵繁茂的榕树下，我看见了我自己。我摘下假发，扔掉眼睛，“她”惊愕的表情只有我能理解。

“露丝，请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感觉。”

露丝为难的摇头，“我不会说意大利语。”

是的，我忘了我们三个人讲四种语言。

就在这奇异的僵持之中，街边猛然涌进大批疯狂的球迷，他们呐喊着汹涌而来。像洪水中的三颗石子，我们被冲散了。

“怎，怎么回事……”

当我看见披在球迷身上的英国国和随后而来的法国宪兵时，我明白我们碰上一球迷骚乱。一个警察看见我，面部表情猛然一惊，立刻冲了过来。

我知道他认出了我。“露丝，你在哪儿？”我挤进人群，我不能被他捉到，我无法解释。但他两步跨过来，一把抓住了我。

“张，你在哪儿？”谢天谢地露丝听见了我的喊声。

“快、快告诉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否则他会把我带走的。”

露丝急切地与警察谈着，最后转身对我说，“他说这是英国足球流氓因为输球在闹事，也许很危险，你必须跟他走……”

“你说什么？”

“我说你被英国忠于流氓绑架了，所以才失踪。现在他要带你去机场，他说飞机还没起飞，你们还能赶上意大利队。”

“你疯了？”

“如果告诉他你是中国女孩，他真的会认为我疯了。”

“可我不会说意大利语！”

“没关系，我说你被迫服了某些药，暂时不能发声，他会和教练解释。”

“他不会相信……”

“不管他信不信，看样子他是一定要把你带走了。”

“不行，这绝对不行……”

“没有另的办法，只能这样了。我随后会把‘他’带到巴黎去的，到时再想办法。

咱们圣德尼体育场见。”

露丝隐入人群，法国警察拉着我向外闯。到处都是人，他们在扔石块和汽水瓶。一只手猛地拽住我，我无法甩脱，慌乱中一群球迷围拢过来，到

处是挥舞的手臂。警察保护着我掏出警棍一路抵挡着冲了出来，钻进路边的警车。

手！手指与手指的摩擦使我想起了什么。那个夜晚，我曾握过一只画中的手。也许那才是秘密的关键，只有当两只手重新相握，我们才能变回自己。

是的，现在我应该回去找到“他”。然而汽车却发动了，警笛的呼啸声中人群离我越来越远。

飞机缓缓起飞，窗外的白云被机翼一朵朵撕碎。

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坐在我前面的是小马尔蒂尼，教练老马尔蒂尼就坐在我后面，而我右边的竟然是巴乔——罗伯特.巴乔本人！我甚至能看清他左耳环上的花纹。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抵挡我恐怕，如果教练派我上场……

这的确是一个热情的夜晚，整个圣德尼体育场都在沸腾，假如我是在看台上，那我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们中的一个，可现在站在球员的位置，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倒霉了。

我拼命寻找，在球迷中，记者中甚至球童中。可我始终看不到那张我曾经每天在镜子面对的小嘴、塌鼻子的脸。甚至连露丝的影子也没有。

比赛开始了。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因为马尔蒂尼教练让皮耶罗打替补而骂他了，这个沉稳的老头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他让我坐在替补席上。

十五分钟了，他们仍然没有来。也许他们被关在了场外——因为没有票。决赛球票的黑市价已经炒到了两万多元，而我可怜的钱包里只有几千块钱了，当然现在是‘他’的。

“哎，不好！挡住他，左路，该死的左路！噢，不！”

比分变成１：０，巴西队罗纳尔多攻进一球。

我再次看表，四十三分十七秒。就要中场休息了，我不知道到时自私面对重新布置阵形的马尔蒂尼教练。

场上的意大利球员在打反击。好极了，巴乔单刀直奔球门。

“噢，可恶……给他牌！”巴西队的后卫背后铲人。裁判鸣哨，果然掏出黄牌。巴乔倒在场上一直没有起来，看来得换人了。

等等，十号！助理裁判举的牌子是十号。那好像是……“我”的号。巴乔被抬下。

我跑上场——我只能上场。

球向我滚来，是阿尔贝蒂尼，他为什么偏偏传给我。我一脚把球踢飞，直直地撞向观众席，我忘记了规则，慌张的自己去捡球。观众席一片哗然。

看来彻底完了，我如何收场？

一只手把球递给我。那是什么？那只手上居然带着一只银手链——那条曾给过我三个愿望的手链。

我抬头，的确是“他”——我自己！

观众嘘声四起！他们不明白我在观众席上做什么。

“手，把你的手给我！”在拥上来的球迷把我们分开的刹那我想我碰到了他的手。

一股神秘的力量注入我体内，我睁开眼睛。

太糟了，我发现自己仍旧穿着运动服——我们并没有变回来。

嘘声中，我抱着球跑回赛场，裁判没有判罚，显然他也不知道这算不

算犯规。而且我们比分落后没有理由拖延时间。

比赛继续进行。我觉得身体中某种力量被打开，即将爆发。迪诺.巴乔中场带球，我不由自主地向前飞速插去，球竟然被停住，晃过一个后卫，我向里扣，抬起左脚……

进了！

“各位观众，第十六届世界杯上半场四十六分五十三秒——商停补时期间，意大利队十号皮耶罗晃过两名后卫。左脚飞射，球挂入死角。比分１：１。”

解说员兴奋的声音将我蓦然惊醒，我发现自己坐在看台上，旁边的中国球迷手里举着一台收音机。

“我进了，你看见了吗？”我拉住他问。

“你说什么？”他不屑地笑，“好像进球的人叫皮耶罗吧？”

“我不是他吗？”

“神经病！我还是巴乔呢。真不明白，这么闹，你竟然睡觉？”

“是的。”

“那么这一切只是一个梦？”银手链依然挂在手腕上，我掏出口袋里的化妆镜，我看见了自己——那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比赛结束了。下半场凭着皮耶罗一记任意球意大利队赢了。到处是意大利人狂喜的脸——冠军是他们的了！

散场的人潮水般的向四周涌去。我和中国球迷组织又走散了。

彩色的夜空下人们在狂欢。巴黎是个完美的城市，这个时候更加炫丽。可这不是我的家，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感到若有所失。

究竟是我梦到巴黎，还是巴黎的美梦把我拉到这一切的虚幻之中？

我漫无目的的行走，一道焰火倏然点燃夜空，在黑暗中熊熊燃烧。那是什么？火光中我看了我曾拼命寻找的证据。

潺潺的水流缓缓划过我的手指，就是它——许愿之泉。

“张……”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回头，“露丝！”她对我神秘的眨眨眼，指了指身后。

他微笑着走来，四周是喧嚣的人群，有人在大声地唱李基.马丁的《生命的奖杯》。

怎么办？我不懂意大利语，我还偷过他的身体，也许他带了警察来抓我。而且……而且我头发一定被风吹乱了……

他走过来。不是意大利语、英语或者中文、法文，他用另一种更为美妙的方式告诉我他是来实现我第三个愿望的。许愿泉没有骗我，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的头发轻轻拂过我的脸颊，满天的星星在燃烧，人群在燃烧，法兰西之夜在燃烧。

是的，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得到皮耶罗的吻。

后注：本篇文章完成于６月２３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即将打完（本人因为赶稿放弃了最后一场比赛的直播）。

如果你能年岁这篇文章，世界杯肯定已经打完了，可我现在绝对无法得知以后的比赛如何，因此郑重声明：本故事纯属杜撰，请勿对号入座。

原来的构思想把这篇文章结尾写成是我做的一个梦，可法兰西之夜的

热情仍在燃烧，我不想背叛它。足球本身就是一种狂飙猛进的浪漫主义，一切出轨的热情和梦想在法兰西这夜（至少在文章中）实现！

不再罗嗦了，不是球迷的科幻迷要骂我妄想狂了。

最后一句：中国队，加油——年世界杯见！

（完）

暗杀

夕阳西下。

黄昏加上晚秋的褪色，使整个城市都被浸酿成暧昧的暗红。这是一种淡漠而神秘的颜色，往往没有蓝或白来得彻底。但却游弋不定，让人捉摸不透。

在这一层即逝的光晕的透染下，空旷的剧院显得有点落寞。然而这种沉寂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渐渐的，陆续有三三两两的身着礼服、仪容高雅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音乐厅。

白色长裙让林夕看起来像童话里晶莹剔透的公主。她轻轻抚平晚礼服衣摆上的褶皱，亲昵的挽着身边的男子，像广场上的鸽子一样，轻巧而悠闲地踱进大厅。

走进一个隐秘的角落之后，林夕终于裸露出剑芒一样锋利的目光。她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她的人已经按预定的计划精确地隐蔽在人群中了。

这一切顺利得有点可疑。林夕又一次掏出那首不知如何传真到她电脑上的恐吓诗：$R%死神的亲吻

谢尽万丛光华

绝对而甜蜜

秋天的午夜

没有休止符

2230 年 11 月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在最后一届地球联邦统治解体后，各种势力纷纷崛起。林夕所保护的这位神秘人物便是其中一个组织的头领。

历史的波纹荡平了一切，却偏偏遗落了城市尽头的这座古老的音乐厅。在累次的战争中，它奇迹一样保留下来，似乎就是为了应喝人们在这个时代怀旧的需要。

林夕无法用一首蹩脚的恐吓诗来阻止首领对于一场高雅的古典音乐会的渴望，只好布置了一道无懈可击的防御系统。

振波雷达眼分别放置在楼顶的四角和剧院地下的每一条下水道中，整个音乐厅十米以内的区域都被震荡波立体的包围了。也就是说，无论企图从空中、地下或从任何方向靠近大厅的人，都会被剧烈的震荡波击昏。而大厅里的观众除了安排好的护卫，就是事先调查好的“ 友好人士 ”。他们身上都佩带了绝密的自动识别身份的抗振荡波解码器，只有带上这个黑色的拇指大的盒子才能避免振波的袭击。

剧场四周围上了一圈“ 军事行动，请勿靠近 ”的牌子。

没有人敢靠近，人们深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至少此时，这座城市是由林夕所属的组织控制着的。

音乐会开始了。优美的音符在微笑的人群掩盖下的浓重的杀机中不安

地跳动。

在莫扎特的《魔笛》序曲结束之后，林夕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一分，音乐会结束的时间是十二点，也就是说或者那首诗是个无聊的恶作剧，或者危险愈逼愈近了。

忽然，灯光骤然熄灭，环形剧场被黑暗的手指紧紧攥住。

林夕知道这是音乐会的一个噱头，她谨慎地俯视着下面萤火虫一样的人群。人们的衣服散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以证明他们的身份：护卫队员是绿色的，观众是红色的，而首领则是白色的。这一切只有戴着特殊感光眼镜的林夕能看到。她站在剧场的最高处，紧盯着白光周围的动静。下面的人此刻对于林夕来说，只是一些带颜色的光点。

黑暗中，那些光点基本上是静止的，因此一个红色光点的移动就显得非常明显的可疑了。林夕无法确定他移动的路线是否在靠近白光，但她立刻按响了对讲机：“十二号，立即击昏在你东南 5 度的人。”

在大厅的灯光重新燃亮之前，那个红色光点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舞台中间的乐队已经撤走。诺大的舞台上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他手里提着一把小提琴——这是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

他一身深紫色的礼服引起了林夕的兴趣。这种深不可测的紫与剧场里那种为了掩盖重重杀机而故意营造的金碧辉煌的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灯光再次黯然，只有一道橙红的聚光灯打向舞台中间。琴手抬起头，摇曳的灯光使他的脸看起来模糊不清。然而，林夕却发现他两片嘴唇之间的弧线就像一道凭空划入的伤疤，烙在本该很柔和的脸上。

音乐升起，琴弦像锐利的刀锋切割着每一个音符，一种绝对而孤立的意念，被凝固成旋律在大厅里回旋。

一只飞虫落在林夕的手背，沿着她的手指向上爬，她轻轻一按，指尖便染上了一抹猩红。林夕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伤了。或者这些华丽不安的喧哗不过是这琴弦的背景。

由于灯光熄灭，除了台上的琴手，在林夕眼中，所有的人又变成了带颜色的光点。

“或者，对于黑暗来说，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微弱的光斑，红色或白色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念头在林夕脑中一闪而过，对讲机的红色按钮霍地亮了。

林夕挥挥手，仿佛要赶走什么。然后，按下了接听键。

“三号报告，首领忽然开始流鼻血，其他状况并无异常。完毕。”三号是林夕布置在首领身边的护卫。

“鼻血？”林夕了解首领的健康状况，他从不流鼻血。难道这与那首诗有关？

“秋天的午夜，没有休止符”林夕回忆着诗中最后一句话，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十一点三十七分。

“午夜？”

终场的时间是十二点，难道这中间意味着某种关系？林夕觉得也许自己忽略了什么，她打开伪装成手镯的掌中电脑，极力搜索着这几天情报系统传送过来的线索。

“反作用力实验彻底失败。”

“南部的某个组织正在进行脑部神经系统反馈装置的研究。”

“月球计划正在……”

等等！“脑部神经系统反馈装置？”

林夕立刻用手掌电脑与总部联系。

三分钟后，手掌电脑吐出一份资料：

脑部神经系统反馈装置

此种装置似乎是某种新型武器。用于刺激大脑神经组织，击断神经线，使人死亡或瘫痪。具体使用手法尚未查清，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们的大脑神经组织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因此它只能针对一个特定目标。

“针对特定目标！”难道他们正在使用某种武器刺激首领的大脑？可是这与午夜有什么关系？还有休止符意味着什么？

林夕沉吟着，打开对讲机。

“十六号，你学过音乐，请告诉我休止符的确切含义。”

“休止符表示音乐停顿时间的长度，整个小节结束时，也用休止符。”对讲机里传来十六号的声音。

“也就是说它代表结束，没有休止符就意味着永远不会结束……”

“也可以这么说。”

“好吧，那你知道哪首曲子是没有休止符的？”

“据我所知，没有。”

“谢谢，完毕。”“休止符”、“午夜”、“神经反馈系统”，林夕想尽量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但并没有进展。最后，她无可奈何的看了看表。

十一点四十八分。

舞台上的小提琴手似乎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姿势，林夕觉得他好像一直在重复同一个旋律。

对讲机又响了：“三号报告，情况不对，首领感到气闷。我们是否撤离？”

“好吧，全体准备撤离。”

林夕说完，下意识地把视线投向舞台。她忽然发现，琴手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古怪的神情，两片嘴唇之间的“伤疤”微微向上翘起，橙红的灯光使他的嘴角裸露出一种残酷的微笑。

“旋律！他始终在重复同一个旋律！”林夕恍然大悟。

“死亡！只有死亡是永恒的。如果在曲终前死去，那么对死者来说就永远没有休止符。”那小提琴的琴弦就是暗杀的武器！

肯定有人模拟了首领的脑部神经系统，然后特制了带有针对性音频的小提琴。就像某种特定高音能使玻璃杯粉碎，那把小提琴的音符攻击的是人的神经。到了特定时间，也就是午夜十二点，所有脑部神经就会像承受重压的绷紧的琴弦一样断裂。

但是，脑部神经中枢是很敏感的，如果旋律骤然停止，那绷紧的神经会不会无法恢复，或者因强烈的反差而崩溃呢？

不能撤离！必须缓冲一下音符对神经的压力。“听着，我命令全体留在原地。”林夕对着对讲机喊道。

“三号报告，首领感到窒息，如果，我们就……”

“住嘴，我说留在原地！”

林夕猛地掏出激光枪。

手表上的分针指向了十，只剩十分钟了。

琴手忘记了音乐背后的目的，他完全沉浸在音符互相撞击的快感中。

忽然，一道闪光，穿过空气朝他而来，就像一颗冰凉的水珠，凌空溅落。

一根琴弦猝然而断，他楞了一下，然而操琴的手指却没有停顿。

林夕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她看见那根被她击中的琴弦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银色的弧光之后，才萎然而落。

旋律仍在继续。分针又挪动了两格，只剩下八分钟了。

林夕不能肯定那到处游曳的音符是否因为她的打断而减弱了原有的力量。他打开对讲机。

“三号，首领怎么样？”

“首领他，他……他好像好多了！”

“很好，迅速撤离。”林夕松了一口气。她一边关上对讲机，一边纵向舞台。

大厅里瞬间灯火辉煌，各种颜色的光点变成了混乱的人群。

林夕一拳打倒了琴手，她没想到，他居然不躲闪。

“这么美丽的东西，不该用来杀人。”林夕拾起跌落在地上的小提琴。

“你也是一样！”琴手并没有站起来，他斜躺在舞台的边缘，直视着林夕的眼睛，嘴角渗出血痕。

这种对视让林夕感到眩晕。她猛地按动了金属指环的开关，手指上那枚硕大的戒指顿时变成一个旋转的齿轮，发出嗡嗡的轰鸣。

林夕把转动的齿轮凑到琴手睫毛前说：“好了，音乐会结束了。如果你想舒服点的话，就告诉我外面还有没有你们的杀手。”

没有回答……

“那么好吧，咱们就回到总部再说，站起来跟我走。”林夕说。

琴手一动不动，脸上却露出了讽刺的微笑。

“你笑什么？以为我不敢杀你？”这笑容激怒了林夕，然而她掏枪的手却凝在了空中，“你的腿——是假的？”林夕猛然看见琴手因为被她打倒而碎裂的假肢。

“被炸的？”林夕问。

又是沉默。

空气被冰凉的静寂所凝固。深紫色的西裤像干涸了的血污包裹着那一对假肢，衬着薄荷绿的地板，显得触目惊心。林夕终于明白了他那笑的含义。

“听着，我不是暴徒或杀人机器，也不是战争的玩具。我们的首领是为人民而战的，我只是在保卫我的信仰！你明白吗？”林夕不知道自己想要说服谁。

她激动地抓住他的手，然而琴手深湛的眸子已变得模糊不清，漆黑的瞳孔开始放大，扩散。他费力地一上一下地蠕动着两片嘴唇。

“……”他说，然后闭上了双眼。

“你怎么了？”林夕拼命摇动他的身体。一股鲜血从琴手头发里涌了出来，淌在林夕手上。被染红的金属戒指依然嗡嗡作响。

那颗子弹不仅击中了琴弦，也击中了琴手的头。

铛！铛铛……

音乐厅的大钟猛然敲响。

午夜了！

林夕站起身，打开对讲机：“杀手已被击毙……”世界本身仿佛就是一架巨大的时间机器，岁月在翻来覆去、迷途难返的历史书页中瞬间穿梭而过。生命的书签就被这样随意的插在了某一页。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能赢。

五年过去了，在无数次防御与攻击中，首领多次代表人民，也多次背叛人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政权。

一间密封着的房间内，林夕坐在冰冷的磁力椅上。由于时间太久，她感到脊椎骨隐隐作痛。然而椅子上的磁场把四肢套满铁皮的林夕牢牢地吸在靠背上。她一动不能动。

门终于被推开，进来的人打开了灯，炽亮的光束照在林夕脸上。

“你为什么背叛组织和首领？”

“我没有背叛，而且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背叛。我只是厌恶了这场游戏。”林夕望着这个曾经是她部下的年轻人说。

“脱离组织就意味着叛变。你知道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吗？”那张脸猛然逼近，“死亡！”

黑洞洞的枪口也许是擦得太亮的缘故，竟映出了一道白色的弧光。林夕猛然记起那根断了的琴弦。

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他就明白了一切，而他却只是说“是——的。”林夕想。

扳机上的手指猛然抠动。

(完)

水妖

张卓的作品风格基本属于女作者惯常的柔情派，但她的作品中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美丽的天使为何总是随风而逝？忧郁而善良的本源何在？一个谜一样的女孩。

本文发表于《科幻世界》99.10 淅沥的雨被斜阳浸成一种褪色的胭脂红色，星星点点、细细密密地从猩红色的太阳对面斜落下来。

这些雨丝掉在西子头发里、皮肤上，于是她混身都沾满了血点一样的雨迹。这场太阳雨把西子吓坏了，她拼命地跑，猛然沉进一片暗红、没有边际的大海之中。海里长满了灰色的草，草越长越高，千丝万缕地缠住了西子，企图把她身体的某一部分硬扯出来。

西子拼命抱住一根看起来坚实的柱子，然而那柱子苍白而且冰凉，丝毫不能帮助她。

草猛地一用劲，她身体里一个东西硬生生地被拽了出来。

“啊！不……”西子猛然惊醒，这次她终于看清了，被扯出去的，是一个肉团儿一样的婴儿。

唐玉进来时，西子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呆呆地蜷在沙发上。

唐玉恼怒地把报纸扔给她：“该死的记者，他们竟然把这件事捅出去了。”

西子没去捡掉在地上的报纸，但她仍然注意到报上用大号黑体字排版的标题：《虚拟影片，主演堕胎；风流导演，殷勤接送》。

“我一直在做梦，每天都做同一个梦……”西子忽然说，声音很小。

唐玉仿佛没有听见，自顾自地说：“明天正式演出前，你千万别露面。那些记者我来对付……”

他回过头，才看见西子的神色。“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这可不行，露亚的脸色是应该是柔韧的古铜色。”

“露亚？”西子茫然地瞪着唐玉。

“当然。水妖——你的角色。”唐玉捧起西子溢满汗珠的脸，“你没事吧？”

“是的。当然。我的角色，水妖。”从西子家里出来，唐玉就被许多记者围住了，他只好摆出他一惯高雅的微笑迎接他们。

“唐导演，谣传一个月前你新片的主演西子做了堕胎手术，而且你们的关系度非常密切，这是否会影响影片的票房收入呢？”

唐玉皱了皱眉，看了一眼提问的记者。“我从一开始搞这部虚拟影片的时候就知道会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些造谣者也不该中伤人家一个女孩子嘛！”他顿时了顿，没等别的记者插上话又接着说，“其实，虚拟影片也不是那可怕，电脑技术不会把一切取代。这只是整个数字化社会中又一个新的尝试。和正常电影的拍摄手段比起来，它不过是个纤弱的新生儿，至少应该给它一个机会。”

“那么，虚拟影片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呢？”

唐玉听见有人这么问暗自高兴，终于把话题从风流艳事引向影片本身了。

“我想虚拟世界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就有虚拟银行、虚拟超市、虚拟图快餐馆在网络中运行。事实上虚拟世界、虚拟生存这些词都是由虚拟现实这个词派生来的，它的意思是：对客观世界的如音像、感觉进行全面的模仿，甚至创造出世界上无法产生的东西而超越现实。这恰恰和电影的宗旨是一致的，从某种角度说，电影就该是最早的虚拟生存方式了。因此，利用虚拟技术辅助电影拍摄甚至代替摄影手段也该是符合逻辑的。”

“具体地说，虚拟影片就是一切背景、道具、服装、化装和非主要演员都由电脑事先设计程序，而男、女主角只需要穿上虚拟外套进入那个虚拟场景之中发挥演技，而不会因为任何客观原因被喊停机，因为他们本身所处的就是角色所在的环境。然后电脑就会在几乎同一速度之内对他们的表演和背景进行处理，把幻象背景和演员结合起来，完整地反映到屏幕上。”

“当然，这也需要一流的演员，因为他们没有停机的机会。这么说起来，倒有点儿象话剧了，不过它比话剧更完美，视觉效果更逼真。”

“那么由此发展下去，电影会不会演变成一种虚拟游戏呢？”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自己，结论是不会。因为拟影片只是用来烘托某种特殊效果、气氛的影片，而那种人物众多、语言复杂的影片，虚拟技术还根本无法取代真正的摄影手段，所以拍摄始终是电影发展的主流。”

“而且《水妖》是有严肃的剧情的，演员提前已经进行过多次采排，演出时，不管他们如何发挥始终要忠于剧本。这也是虚拟电影同游戏的区别，游戏的随意性在影片里是绝对看不到的：游戏是娱乐，而虚拟影片是为了创造艺术上的自然和完美。”

“《水妖》是否与宗教有关？”

唐玉笑笑说：“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古老的神话。传说，很久以前

横跨非洲和南美的亚特蒂斯大陆载着它上面的三百万人沉到海底演变成了由大理石和珊瑚礁砌成的亚特兰蒂斯城。而水妖的女主角露亚就是这座城里的人鱼族的一员，她的鱼尾和幽灵般的歌声都是虚拟合成的，再加上电脑设计的海底特有的朦胧光线将会创造出电影史上最完美的人鱼形象。”

“露亚为了寻找自己被潮汐卷上岸的孩子浮到水面，被渔民们误认为水妖。而男主角丹是个英雄似的人物——勇敢而英俊。他爱上露亚，但露亚并不理解，她生活在习惯与生存方式完全有异于陆上人们的深海之中，她的种族有严厉而神秘的宗教，但不存在爱情。人鱼们在某个季节交配，然后产卵，孵化成小人鱼，他们野蛮而诡异但却鱼一样纯洁。”

最终露亚在丹的帮助下找到孩子，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她找到他只是为了要杀死他；那是他们祭神的一种仪式，她必须用第一个孩子的血来祭祀大海，这是他们部族与海神的约定。

“最后丹带着遗憾看着露亚逐渐远去。”

婴儿被杀的场面十分逼真，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将被尖锐的刀锋一点儿一点儿地刺死。不过大家不必担心，那个孩子也是电脑设计的虚拟产物。

“这部影片就是想反映不同文明之间的差距造成的遗憾和残忍的美。总之，明天就是首映式，你们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经过一阵轮番轰炸记者们终于给唐玉让了道。他坐在宝马车里，心不在焉地把着方向盘，最近需要考虑的事太多了。

对付记者，唐玉绰绰有余，让他担心的却是西子，她那副若有所失的样子，让他很不舒服。不过他自己一开始迷恋的也就是这点：象只迷路的小羊那种令人疼惜的神情和总是躲在长发后里的一脸朦胧。这也正是他选她做这部影片女主角的原因，唐玉觉得露亚这个角色最重要的是纯洁。但不是疯狂。最近西子眼里的某种东西让唐玉产生恐惧和负罪感。

不过这种感觉也不是很真切，只有他看见她时才隐约察觉到。但他是个很忙的人，特别是现在——所以他几乎不怎么见到她，于是这感觉也就很巧妙地被忽略掉了。

其实自从西子去过医院之后唐玉也曾考虑过更换角色，但那些风言风语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怕人说这是不打自招。

唐玉翻来覆去地斟酌着每一个细节，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胜败就看明天了。

第二天下起了绵绵细雨，阴霾的天气扰乱了唐玉的心情，然而一看到影院门前人山人海争相购票的人们他便兴奋起来。清冷地街道把影院门前喧闹衬托得更加热烈了，唐玉觉得自己站在了成功的边缘。

西子尽量不让湿漉漉的雨丝掉在自己身上，她害怕它们接触皮肤的冰凉的感觉。

自从到了后台，西子就没有接触到唐玉，她只是远远地看到他被人群簇拥的背影，她也曾努力靠近他，然而她自己也被记者包围了起来。

窗台上有一只米粒大小的甲虫。西子偷偷地从人群中跑出来之后，就在休息间静静看那甲虫翻身。

那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黑色甲虫，不知为什么它被掀了个个儿，长着八支爪子的青白色腹部仰面朝天，而翅膀和厚厚的甲壳反被压在身体之下。

它八支细长的爪子来回交替紊乱地蠕动，翅膀仿佛伴随着某种节奏一下一下费力地张开，笨重的身体在坚硬的水泥板上来回磨擦。西子很有耐心

地看它挣扎，它身上溺水人一样爆发的绝望的力量，让她感到满足。然而当她的目光接触到旁边已经干瘪了的同样被翻了个个儿的另一只甲虫的尸体时，她怔住了。

很明显，它努力过，很用力很绝望地努力过，但它始终无法翻转身子，它永远也逃不出去。

西子疯狂地从休息室跑了出去。

在会客室西子找到了唐玉。唐玉正很温驯地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讲话，看见西子便介绍道："西子，这位是孟夫人——咱们的投资商。"

"不用介绍，我认识——她是'露亚'。"孟夫人拉住西子的手，"早闻大名。"

"你、你好……"西子抽出手，慌乱地搜寻唐玉的目光。

唐玉扭过身，指着电脑屏幕说："你来得正好，孟夫人正和我讨论亚特亚蒂斯城的背景设计……""非常逼真，特别是这些柱子。"孟夫人随声附和。

西子用力地捋了一下头发，尽量装作用心的样子看屏幕。

高耸的柱子苍白地排列着，支撑着那座虚幻的宫殿。

西子恐惧地朝后退着，那柱子竟然与她梦中完全一样。她无力地想抓住什么，然而刚触到唐玉的手他便触电一样躲开了。

这时男主角走进来："咦，西子？你怎么在这儿？还差十分钟就开演了，快跟我走。"

目送两人离去的背影，孟夫人笑一下说："很不错的搭档嘛！"

唐玉暗暗琢磨她的笑是否暗示什么，讪笑地说："到点了，咱们也入座吧。"唐玉为了强调演出时的新鲜感，从没让西子试穿这套电脑相连的虚拟外套。西子第一次穿它有些紧张，手心里的汗粘粘腻腻地粘着手指。

四周的场景开始模糊，白色的墙壁逐渐变蓝，冰凉、腥咸的海的味道越来越浓。西子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腿变成布满鳞片的鱼尾。周围隐约浮现出遥远寂静的大理石建造的雄伟宫殿。

转瞬之间，西子便置身于古老的深海之底——亚特兰蒂斯城了。

唐玉吩咐工作人员把剧本影印件发给观众——他们中间有许多记者或圈内人士——他要让他们知道就象他说的，这不是游戏而是电影，一切都将忠实于剧本。

冰凉地海水刺得皮肤硬生生地疼，太强烈的逼真感反而让西子觉得一切都是一场虚幻的梦的一部分。西子已经彻底无法把握剧情，完全是情节推着她走，一句一句从她嘴里机械地吐出来。然而当她终于相信这场梦，并且完全沉浸于其中时她开始疯狂……

长老从嶙峋的珊瑚礁后面走了出来，睁着惊怖的眼睛颤抖地对她说："神说：没有那个孩子，我们将——灭亡！你要找到它，一定要找到！"

西子诧异地盯着长老鼻子上的汗珠和衣角生动的褶皱，她无法相信这个被吓坏的老人只是电脑设计的幻影。

"这是真的吗？"西子朝长老走过去，她觉得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或者她根本就是露亚，而西子和西子的经历才不过是场梦：而现在，她醒了。

什么东西凉凉地撞了她鱼尾，西子回过头。是柱子，白色的柱子，她回身摸了摸，凉的——冰凉，就象她梦里的一样。

西子终于明白了，原来她根本就是露亚，而西子才是个梦影，所以她

的梦中之梦才会梦见什么东西夺走了她的一部分，那是因为她的孩子丢了。

露亚穿过珊瑚群朝海面浮去。她要找到她的孩子，必须找到。

唐玉擦了擦头上的汗，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虽然开始时西子有些生硬。时间象淅沥的雨细细碎碎地流走，电影眼看要结束了。

露亚怀里的婴儿睡着了。柔软的小手捧着她的乳房，弯弯的嘴唇是肉红色的，轻轻巧巧地翘着。孩子的身体又滑又嫩，触到露亚的皮肤，让她感到温暖而舒适。她小心翼翼地拍着她的孩子，生怕一用力就会碰碎了他。

放映厅传来人群骚动的声音，银幕上的西子坐在礁石上的背影已经定格了十分钟，仍旧不见她回身。

导演室里的唐玉冷汗掉了下来他用通话器对事先装在西子耳朵里的接收器说道：“ 西子，听见吗？转过身来…… ”

“西子？ ”

是谁在喊她梦中的名字？

对了，是海神。神知道一切。露亚想起她必须杀死怀中的孩子，以婴儿的血平息海的愤怒。

孩子仿佛将要惊醒，在露亚怀里蠕动着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西子，你得按剧情发展进行，观众手里有剧本。” 唐玉的声音变得粗暴，“ 快点，快杀死那孩子！” 夕阳斜挂在海面上摇摇欲坠，海面上一片猩红。环绕立体声的效果让人觉得海水排山倒海地就要扑出来。观众席猛然静止，露亚的头缓缓地、缓缓地转过来。

“不，绝不！他是我的！”

疯狂的夕阳在西子眼中爆出一朵鲜红的火花，背后衬着紫色的天空呼呼地燃烧起来。

第二天的报纸登满了《水妖彻底失败，西子精神失常》、《美丽的女水妖被送进疯人院》、《虚拟电影，无形的精神杀手》这样的标题。

墙上的影片宣传画被一阵风掀到人行道上，西子失神的眼睛透过画纸费力地凝望着灰蓝的天空，不一会儿便被一只黑色皮靴踏在了脚下。

(完)

遗忘

本文发表于《科幻世界》99.6 傍晚的城市，人影婆娑，匆乱的脚步挤压着地上渐化的雪。阴霾的天空给整个世界罩上了一层灰暗的壳。

又开始下雪了，淅淅沥沥的雪片从空中被抛了下来。

夕黎觉得自己好象正在做一个醒不了的噩梦，一切都被笼罩在一种邪恶的朦胧中。

乳白色的印花棉裙的裙摆被街道上的雪完全浸透了浅紫色的大衣纽扣被寒风吹掉了一半，衣裳和及肩的长发被甩在身后，随风飞散。不知过了多久，夕黎依旧在狂奔。

城市的街道纵横交错，夕黎完全迷失了方向，她只知道狂奔、狂奔……

猛然一道灼热的闪电向她袭来，整个天空开始旋转、旋转……“ 该死的机器！” 罗林恼火地松开操纵杆，打开了与其它追踪飞船联系的呼救信号，

主机电脑的屏幕上立刻闪现出一个发出“嘟嘟”的响声的红点。

这奇怪的声音传进了夕黎的耳膜，她睁开眼睛：“什么声音？”

“我们的位置坐标。”罗林从驾驶舱里探出头来，“怎么，你醒了？”

“啊！……”罗林一身金属外壳的驾驶服吓着了夕黎，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间摆满古怪仪器的狭长的船舱里。这种环境让夕黎想起一部科幻影片，女主角被外星飞船绑架，就关在这样的地方。

“你是谁？我是说，你是哪个星系的？”夕黎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罗林笑了，用手摘下驾驶服厚重的圆形头盔，露出一张年轻的脸：“看来得让你失望了，我就是这座城市的。”

“好吧，不管你是谁，我必须去做一件事，我要，我要，……”夕黎脸上露出茫然的神情。

“去会一个约会。”

“是的，但是你怎么知道的？”

“看见这个软盘了？你的一生全在里面。罗林举起从电脑中退出的一个银色软盘。”

“你说什么？我是不是在梦游？”

“不是，你只是为小心被抛到了另一个时空，我的任务是把你带回去。”罗林看见夕黎吃惊得用牙齿拼命咬着下唇，连忙解释，“当然，这是我的错，你本来不该醒过来，如果飞船没坏的话，你现在已经回去了……我看算了，反正你也听不明白，干脆还是让你继续睡觉吧。”罗林一边说，一边回身去拿催眠枪。

夕黎边惑地看着罗林自言自语，猛然看见他手里的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她的脸。

夕黎恐惧地跳起来，一把推倒罗林，转身就跑。

“喂，别跑……”等罗林站起身，夕黎已经跑远了。

夕黎终于跑到林凯与她相约的小酒吧门前，然而她刚踏上台阶，罗林的身影也从门后闪了出来。

夕黎吃惊地住回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转过身气愤地走到罗林面前，说：“好吧，既然你能预知一切，那我肯定逃不脱了。但至少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杀死我？”

“我？要杀死你？”罗林吃惊地问，“你误会了，我……”

“就是你，用枪指着我，还追到这儿来。可我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夕黎理直气壮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眼圈也红了。

“我、我……”罗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你先我进去一下，等一下，我把事情办完之后随你发落。”夕黎恢复了原来的声音，恳切地望着罗林。

“可是……”罗林本来想说可你进去他也看不见你，然而还没等他说出来，夕黎便哇地一声哭了。

“你怎么这么残忍？我才十七，这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前我从来没进过酒吧，边咖啡屋都没进过。”夕黎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

罗林不知所措地用手抓抓头发，终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进去吧。”

十分名之后，夕黎发疯一样跑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抓住罗林问：“怎么……，怎么回事？他们都不理我，好象根本看不见我！”

“我刚才就是想告诉你，就算你进去了他也看不见你。”“你说你是从八

十年之后来的，那么时间机器真的研究成功啦？”

“不对，这不是时间的跨越。事实上，宇宙不止是三维或者四维，而是多维的。在咱们所处的这个坐标之外，还有一个与其平行重叠而透明的另一个时空，也就是咱们两人现在所处的空间。咱们概念上的时间在这里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也可以这知说，在这个空间根不存在八十年以后或以前这种说法，因为时间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

“好吧，你过来。”罗林把夕黎从酒吧门前拉到街对面的超市的玻璃窗前，“看见了吗，这里根本没有你的影子。”

“怎么这样呢？”夕黎恐惧地看着空荡荡地橱窗。

“还有，看这个。”罗林伸出拳头，猛然挥向一个地路的老妇人，老妇人若无其事地走着，罗林的拳头凭空地从她身上穿了过去。

“天啊！我也能这样吗？”夕黎目瞪口呆。

“当然你和我一样都在正常的时间轴之外，这里的时空对你来说是透明的，你能看见，但接触不到，也进不去。”

“那岂不是成了幽灵，和死了一样？”

“还不如死了。死人会有照片，会被别人记住，而你现在在他们的时空之外，你现在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

“你是说根本就没有我？”夕黎茫然地问，没等罗林回答又慌忙摸了摸自己的脸，“都还在啊……可是，这也不说明我是存在的，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那么究竟是存在还不存在呢？”

“行了，我只是在阐述一个科学事实，这些哲学问题还是留给莎氏比亚和萨特吧。”

“什么你们那个时代还有这两个家伙？”

“当然，你以为呢？”夜的黑幕伴着白雪笼罩了整座城市。

夕黎的罗林已经回到了飞船里。

“如果我们不存在，就根本不会饿。那为什么还要吃东西呢？”夕黎一边嘟哝着，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罗林飞船上的晚餐。

罗林笑眯眯地问：“真的是人第一次约会吗？”

夕黎的脸一下子红了，喃喃地说：“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对了，”夕黎猛然想起什么，眼睛一亮，“我是怎么到这个空间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嘛，主要是，是……”

“是什么？”夕黎露出胜利的微笑。

“好吧，告诉你，反正你也不会记得。是这样的，在你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那胨时代，政府在这座城市成立了一个高科技实验室，专门研究尖端科技。我们那个项目其中一个试验出了点故障，你们这些人便被弹出了原来的时空。”

“我们这些人？你是说还有其它人？”

“是的，大约四五个人。我的目标是你，可传送器坏了，所以我才在呼叫其它追踪小组，请求他们的帮助。”

“那么，你的软盘真有我的一生了？”

“是的，你对我们来说是历史，我需要你的资料找到你。”

“历史？”夕黎很不喜欢这个称呼，“那你可不可以……”

“哎，你不用说了，我不会给你看的，你没权力知道你的未来。”罗林边忙拦住夕黎的话，谁知道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还会提出什么要求。

夕黎扫兴地瞪了罗林一眼，站起身开始好奇地在飞船里来回地翻看着。

“哎！别动那，那是求救信号。”

“这个红点就是咱们吗？”夕黎指着电脑屏幕问。

“是的，其它追踪飞船完成任务后就会顺着这个坐标位置找过来，所以如果你把它弄坏了，咱们就是在这儿呆一辈子了。”

“好吧，听你的。”夕黎离开电脑走到驾驶室的尽头，看见一台黑色的奇形怪状的仪器，上面写着：“危险，匆动！”

“这是什么？”夕黎问。

“你知道吗，我真该在你开始说话之前就用催眠枪让你睡过去。”

“喂！是你们扰乱了我的时空。再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发誓。”

“好吧，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机器。”

“时间机器！”夕黎兴奋地说，“这么说，你们的确可以象《回到未来》一样的自己母亲约会了？”

“当然不能。不过，也许理论上可以，谁知道反正也没人试过。这台机器是为了飞船能评上金奖才勉强安上做个样子的，事实上，它只在研究阶段，根本没试验成功过。

前几次的实验品小白鼠、兔子、青蛙什么的，都是一去不复返……”

夜更深了，夕黎蜷在椅子上，眼睛开始变得朦胧。她揉揉眼说：“我要睡了，呆会儿飞船来了，你叫我一声。”

“我看也不用叫你了，干脆你睡的时候我就直接把你传送回去，等你醒来，一切又都是原样了。”

“随你便……”夕黎声音越来越小。“等一下。”夕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睡意全消，一骨碌跑到罗林面前问，“可你，你刚刚好象说等我回去以后就忘记了，是吗？”

“是的，这两个时空平行的，你从这个时空回到那个时空的时间正好是你跌进这个时空的时间。所以，一切你都不会记得，或者说根本就没发生过。”

“从没发生过？”夕黎慢吞吞地走回去坐下，趴在驾驶台，整个脸都埋在了臂弯里。

过了片刻，罗林以为她睡着了，扯过一条毯子，悄悄走过去，刚要盖，夕黎忽然扭过头望着他说：“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什么？”罗林放下毯子问。

“我、我、我想说……”夕黎低下头，脸微微地红了。

罗林忽然发觉这女孩害羞的样子蛮可爱的。

“我是想说谢谢你，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我是说如果没有你陪着，这段时间——没人记得我——我会很害怕的。”

说完，她便趴下头，真的睡着了。

乌黑的长发散乱地滑下来，遮住了夕黎的脸，但是衬着驾驶室的炽亮的灯光，罗林还是能看见她藏在发丝间白皙柔嫩的肌肤。

一想到夕黎八十年以后皮肤松驰的样子，罗林忍不住吧了一口气。

最后他拿起催眠枪走到夕黎身边。

或者这样对大家都好。

刚要扣动扳机，夕黎脸上忽然呈现出紧张的样子，长长的睫毛抖动起

来。

天哪，这女孩怎么睡觉也哭啊？罗林恐惧地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摇醒了夕黎。

夕黎刚睁开眼睛，豆大的泪珠便噼哩啪拉地掉了下来。

“你是水做的吗？怎么这么爱哭？”罗林决心硬起心肠来。

夕黎疑惑地看了一眼罗林，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做了、做了一个噩梦……”没等说完便委屈地撇了撇嘴，声音越哭越大。

“好了，对不起。别哭了，好吗？”罗从勉强装出来的镇定全线瓦解，他手忙脚乱地浑身着，“该死的手绢呢？”

最后，不知怎么办，罗林只好把夕黎揽在怀里，拍着她的肩，问：“这样好些吗？”

夕黎渐渐止住眼泪，抬起头，很乖的样子说：“把你衣服弄脏了。”

“对呀，只好找九十岁的你赔了。”

罗林这么一说，夕黎持着泪珠的脸又哭了。

“我刚刚梦见回去之后，他们还是不认识我，我跑过去瞪着他们，可他们眼睛的瞳仁里根本没有我的影子。我大叫大嚷，他们也听不见。你说，会不会真那样啊？”

“傻瓜，当然不会。再说，就是现在也不是完全没人记得你，我不是就能看见你吗？”

“啊，真的有我！”夕黎盯着罗林眼中自己的倒影高兴地说。

“可是，”她忽然又垂下睫毛，“可是这一切都会像没有发生长过一样……”

罗林听见这句话，悄悄放开了搂着她的手臂，也默然了。

“啊，有办法了。”夕黎撩起袖子，拿过一支笔在白嫩的手臂上写道：“今天，夕黎被罗林记得！”

“这样就忘不了，对不对？”夕黎兴高彩烈地望着罗林。

罗林怔住了，呆呆地看着她手臂上的字。

夕黎沉吟了一下，终于垂下头：“还是不行，对不对？既然我回到的是原来的时间，胳膊根本不可能有这些，对吗？”

看到罗林不说话，夕黎便明白了，一边用手使劲擦那些字一边恼怒地说：“我真笨、真笨……”

罗林连忙拦她，用自己的手抓住她的手，一时之间竟急得不知说什么好，猛地看见桌子上的软盘，就说，“这样吧，趁着飞船没来，咱们看看你的将来，好不好？”

“你没看过吗？”夕黎疑惑地问。

“看是看过，不过没看全，只看到你进酒吧，我追你去了。”

“原来是这样，早知道那时我就跑了。对了，你不是说不能看吗？”

“反正你也记不住，看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那为什么不看？”夕黎兴奋地拿起软盘。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安全，电脑程序规定只有我们实验室的人才能进入……”

“什么？”

“所以只能我先看，再告诉你了。”

“只好这样了。”夕黎遗憾地把软盘交给罗林。

罗林按了一下启动健，软盘毫无声息地滑进了电脑。

韩玉终于把自己的目标送回了原来的时空，他按罗林的信中下层朝那个方向飞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韩玉暗暗担心。他是罗林最好的朋友，两人都是第一次执行跨时空间的任务。

忽然间，信号灯灭了。韩玉焦急地检查着线路，过了片刻信号又自动闪现出来。

“怎么样，我考上艺术学院了吗？”夕黎拉着从程序中退出来的罗林问，“你，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罗林脸色苍白，死死地抓住夕黎的手，停了片刻，终于说：“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软盘、软盘坏了。”

“不对，你肯定看见了什么。”

“真的没有……”

监视器忽然响了，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缓缓向他们的位置接近。“是不是有飞船找到我们了？”夕黎的声音有些伤感。

罗林恐惧地盯着监视器，又看了看夕黎，猛地关上了信号。

“你干什么？他们找不到我们也许会走的。”夕黎吃惊地看着罗林。

“夕黎，其实这个时空也蛮好玩儿的，我们晚一些回去好不好？”罗林转过身，背对着夕黎缓缓地说。

“你究竟看见什么了，请告诉我！”夕黎绕到罗林面前，凝视着他。

“你……”夕黎澄清的眸子让罗林不敢对视，“……实际上，他，他并不喜欢你……”

“谁？”夕黎奇怪地问，马上又恍然大悟，“你是说林凯吗？……原来你为这个，其实，那、那根本不重要了。”夕黎笑着走到监视仪跟前，按了一下启动健，“是这样打开它吗？”

“不，别开！你明白，你会……”罗林连忙抢过去要关上信号。

夕黎挡在罗林面前，盯着他说：“其实，我从来没有从林凯眼睛里感觉到我自己。

可是，你别笑我，我经常会胡思乱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办法感觉自己的存在，这让我觉得恐惧。你明白吗？这不是空间问题，而是生命本身——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可是，你知道吗？也不管我以后会怎么样或者我们记不记得，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夕黎脸上的泪掉在罗林手背上。“对不起，我又不哭了。”她忙用手去擦，“你不喜欢女孩子哭是不是？”

罗林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心里面什么东西被打碎了，象是落了一地玻璃屑，把他扎得生疼。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

“什么？”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哭起来象你这么美。”

……

韩玉走进来时，罗林正在吻夕黎。

夕黎从眼角瞥购买韩玉，忙从罗林怀里挣脱出来，冲他说：“你的飞船是好的吗？”

“我想是的。”朝玉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

“那么，你可以把我送回去吗？我是他的目标，他的飞船坏了。”夕黎指了指罗林。

朝玉看了一眼做梦一样的茫然的罗林说：“好吧。”

雪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每一条街道都被埋在一种单调的苍茫的白色之中。

罗林猛然明白过来，追进韩玉的飞船，然而空荡荡的驾驶室里只剩韩玉一个人了。

夕黎跌跌撞撞地跑出酒吧，原来林凯并不爱他，她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愤怒而喝的酒，被风一吹，全涌了上来。

雪片象被撕破了的纸屑，不停地在四周盘旋。夜很深了，街上没有人。夕黎一路呕吐，一路朝前跑。

植物园的**没有关，夕黎迷迷糊糊地跑了进去。看**人睡着了，并没有看到她。

穿过长廊，是一片黑色的泥地，四周围着白色的栏杆。夕黎趴在栏杆上拼命地呕吐，细小的栏杆承受着夕黎的整个身体，发出吱呀呀的声响。

猛然，吱呀呀的声音变成一声巨响。

栏杆断了，夕黎跌进那片黑色的泥地。

她挣扎想要爬出来，然而刚一动，脚便陷了下去，接着是那身已湿透的棉裙。夕黎开始害怕，她使劲狂喊，然而空荡荡的植物园里只有她的回声。

模着隐约的雪光，可以从白色的栏杆旁耸立的一个牌子看到：“此外为培养特殊菌类植物的沼泽，请勿靠近！”

黏湿的黑泥象一个巨大的旋涡，夕黎拼命地舞动双手，然而她越用力身体就越往下坠……

罗林啪地关上电脑退出程序，一把抓住韩玉，眼里燃烧着疯狂地火焰：“你看见了？那是沼泽，沼泽！你怎么能把她传回去？她，她会——死的！”

“但那是历史。”韩玉同情地望着罗林。

罗林终于放开手：“是的，这不关你的事，是我的错。我不该放她走，全是我的错……”罗林一边喃喃重复着，一边焦躁地在驾驶室里走来走去，猛然一转身看见了那台“时间机器”。

韩玉露出恐惧地神色，抓住罗林说：“听着，历史不可能改变，这是客观规律，你什么也不能阻止，明白吗？”

两人久久对视着，罗林眼神里的火焰终于渐渐熄灭了，颓唐地瘫在驾驶座上：“是的，是的，历史……永远不能改变！”

“好了，兄弟，等回去一切就都过去了，没有人会记得这里发生的事。”

听到这句话，罗林猛地颤了下，他抬起头凝视着韩玉：“我需要去做一件事情，请你不要阻止我，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他一边说，一边端起了催眠枪。

韩玉愣了一下，望着黑洞洞的枪口说：“你不能这样。那台机器只是实验品，也许你再也回不来了，而且你真的以为你能改变历史吗？”

罗林凄然一笑，“我不想改变历史，但是，我应该记住她。”

说完，他放下催眠枪，抄起桌上一支朝时间机器超超走去。

“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报道本周新闻：高科技实验室于昨日在近郊的一个沼泽内打捞到一具女尸……”

罗林听到这句话抬起头来，关注地盯着电视屏幕。尽管他已经从实验室退休十几年了，但是那里的事情总是能让他感兴趣。

屏幕上出现了那具女尸的脸部特写：小巧的嘴唇、翘翘的鼻子，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专家分析，这具栩栩如生的女尸据今已一百五十多年了。由于沼泽中存在一种特殊的菌类，她被完好地保留下来。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她手臂上的一行字竟然也没有被破坏。”

“哇，好漂亮！可惜死了一百我年了。”

“别闹！”罗林瞪了一眼放学回来的孙子。

“别吵爷爷。”女儿把孙子推时了别的房间。

新闻播完了，罗林蹒跚地走到窗前。原来，秋天已经过去了。天空丝丝缕缕地飘着它纯白的眼泪，雪花象牵缠不清的柳絮满天飞扬。罗林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忘记了一件很遥远但却很重要的事情，雪给了他灵感，然而终究还是没有想起来。

那具女尸上赫然写着的是：

今天，夕黎被罗林记得！

(完)